

抗戰報告叢書之一

華北六省抗日血戰史

上集

老舍著 五虎

聯吶出版社



52

85

華北六省抗日血戰史

上集目錄

河北——河南——山東

冀豫線的血戰

1 北平的淪陷.....一—九

2 永定河失守前後.....九—廿三

3 北方戰場.....廿四—四一

4 平漢路上血戰.....四一—四四

5 橫斷滄(州)石(家莊).....四四—五〇

6 守死漳河.....五〇—五六

7 豫北大勢.....五七—六一

冀魯綫的血戰

六二—一一八

1 血戰天津·····	六二—六五
2 津浦綫上·····	六六—七五
3 津浦路上的血戰·····	七六—八二
4 三月來的濟南·····	八三—九五
5 山東的西北角·····	九六—一〇二
6 川軍在山東前線·····	一〇三—一八

冀豫綫的血戰

北平的淪陷

——古城的陷落——

我在這裏並不用想誇張的文筆譴責任何人或哀訴任何人的悲痛，古城的陷落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值得當代的文豪，後世的史官用如椽的巨筆來大書特書的。而我却只是一個平凡的難民，所聞所見的都與其餘幾十萬難民的經歷大致相同，而且遠遠不如許多新聞記者。但在我，因為或種原因，還能夠在這可恥的環境中得到一些比較真實的事情，這一點真實性是使我有勇氣提起這枝小筆來寫一些瑣碎事情的理由，我不能想像後世的史官根據公私文獻把這件大事寫得怎樣有聲有色；日月之光是以後總要出來的，但我現在還深愛這一星燭火，不願使他熄滅，也希望別人能見到這星燭火。

一 官長們的賢勞

大約是春天已盡，夏天的太陽還不十分炎熱的時候，徘徊於東京與南京之間的北方某官長，離開了修飾得越發美麗的古城，離開了有櫻花藝妓仿酒的不斷的宴會，離開了可以打一萬元底小馬將的屬僚和鐵獅子胡同那所華麗的俱樂部，來到鄰省的一個小鄉村裏——這鄉村在某一種意義上，實在應當說是「湯沐邑」和另一位官長商量還是應該繼續徘徊下去，以保住目前的榮華富貴呢，還是停止這徘徊的情形更能使富貴保住得長久些。當然，另外有許多人的意見，以為某官長榮旋故里，還有別的原因，譬如誇耀鄉里，光大門楣，以及避免在宴會中舞闌歌罷以後，從長着短鬚子的嘴裏聽到許多不甚客氣的言語等等。但某官長既已聞名全球，故鄉近在咫尺，想來也不致蠢得竟忽略他的富貴情形，而宴會以後的麻煩，總可以慢慢敷衍，究竟沒有一「清一色」和不出時令人着急。所以在我們的官長看來，確保今後富貴這一層實在最為重要，應該和另一位官長商量商量的。

古城的天氣逐漸熱起來，不知道鄰省的鄉村裏怎麼樣，但某官長却確乎有點想回到

這花花世界來了。第一，在鄉裏雖然仍舊可以和參謀副官打打小罵將，可是那些人畏縮，打得不夠味兒，底子又太小，總不痛快。第二，那個新包來的小妮子，陸素娟，聽說近來又在哈爾濱唱戲了，這是非常討厭的。第三，這裏雖然是聖人之邦，而鄉村裏的孩子們竟有許多不念四書五經，而念「三民主義吾黨吾黨」。實在該帶出去教訓教訓，至少也該發一本神童×××做的「四書大意」給他們念念，以挽世風。還有上次領來的國×費，不知×處長向老西買了多少傢伙，還剩下多少，也該問問明白。

某官長確乎想回來，如果不是某師長某市長天天有電報來，說天津那邊催得很緊，儘是說要算清舊賬。那些舊賬，按某官長本來的意思，算清了大家大太平平過日子，「共存共榮」原也很好，可恨那些混小子，不知道好好兒念書，整天想胡鬧，還有那些校長院長，全不曉得鎮壓孩子，也夾在裏面一起壞，又不時上南京去，不知道在那兒胡說些什麼，總之是可恨，使他不能在古城裏過太平日子。但他繼而想，如果由着天津那邊把舊賬算清，那筆國×費也許竟領不到，這麼一想，他覺得也還不算十分吃虧了。

可是他萬萬想不到，平常見面時鞠躬鞠得那麼深，握手握得那麼久，說話那麼和氣，

而且還肯送給他和他的僚屬許多姑娘的短鬍子朋友，竟會這樣不夠朋友的。這幾個月來的局勢也變得真快，原先他想回去，情形却不許他回去，現在他不想回去，勢頭却越來越凶，南京叫他去保定，但是××來電說，那是要犧牲實力的，還是和平好。××有理。還是去天津敷衍一下再說——「小諸葛」走了，他忽然想起當初的人才來。真急死人，現在鬼子話說得利落的竟沒有××才學了五個月，不成；××資格不夠，鬼子不會肯和他交涉的……可恨這忘恩背義的混小子，老子提拔他起來，他竟來這一手，倒現現成成在外洋逍遙！

某官長一生氣，肝火上來，耳朵裏嗚嗚的響了一回。（他近來得了這個病。）一直到聽見軍樂響，車停下來，他才知道確實已經到了天津。

他覺得情形有點異樣。他順眼望開去，無意中看見着黃綠色制服，紅肩章上閃着金光的憲兵雖然仍舊對他立正行禮，但是眼中似乎放射一種輕蔑的目光，沒有往常那麼有禮。而月台的兩廂，一堆一堆的木箱中間突起許多黃綠色的屁股在蠕動，還有幾個站在疊整齊的木箱上面指揮。月台上又給一堆堆的乾草弄得很髒，他覺得今天情形確乎有點異樣。

怎麼，××和××竟沒有來歡迎？他又覺得有點寂寞，雖然軍樂奏得很起勁。

然而我們官長錯了，××和××，以及還有許多××，他們的賢勞也正不下我們的官長。譬如說，本來他們在俱樂部吃午飯的時候，總有幾個姑娘陪着勸酒，吃完躺一覺，叫姑娘搥搥腿，高興呢，抽兩筒也頂好玩。現在却天天要去陪那些文縐縐的書獃子吃飯，那就不能叫姑娘陪着吃酒——連猜拳他們都不愛。吃完了又得咕嚕一兩個鐘頭，至少要耽誤四圈牌。又譬如××小公館在西四牌樓，那兒離豐盛胡同挺近，辦事處裏堆的藥彈不少，萬一鬧一點彊紐，四小姐是受不起驚嚇的，於是少不得忙了一天，指揮部官們把它運到南苑。又如街上的沙袋堆了又撤，撤了又堆，戒嚴的時間，昨天八點今天十點，諸如此類，他們近來也實在賢勞得多，即以今天而論，某官長在天津下車的時候，他們正在東城麻花胡同某宅商議明天午飯聚餐時怎樣對付那些文縐縐的朋友。本來這樣的聚餐，因為職務關係，照例只要推某某局長去敷衍一下就夠了。可是昨天他們口口聲聲要見軍事負責人，大家的意見以為××比較善於辭令，又熟悉一些南京的情形，就公推他做明天的代言人。××還想謙辭，却不防沉着手槍的××沉下臉來道：

「誰要抗戰的誰去，老子素來主張和平的。他媽的南京也沒有好心眼兒。哼！他們全是南京的奸細，他們要罵俺親日派，漢奸，俺就是漢奸，他媽的瞧着罷！」

××現在雖然是擔任文職，可是當年也曾帶過弟兄，便也不肯示弱，搶上去要說些什麼，却被其餘的許多××擋住，說自己人不必鬧，還是討論明天怎樣對付在豐澤園吃飯的人。他們大體的意見，以為上次軍事會議既已決定犧牲二團在近郊抵抗一下，實在已經理直氣壯，滿可以對付對付那些書獃子了。所以大家在一種會心的默契之下，終於省下討論的時間，回到公館或進德社去從事於別的有益心身的事務了。

近來前門大街雖然市面冷落得多，可是煤市街一帶，在十二時左右還是很熱鬧，因為藍牌白字的汽車特別擁擠，坐在豐澤園門口穿著灰袍黑馬褂的六個胖子，聽見汽車喇叭響，便一齊站了起來，準備鞠躬，說「你來啦！」但是今天這個宴會中幾乎無事可記。照例是某局長報告一些這兩天的大概情形，做主人的書獃子們說了一些已經說過好幾次的舊話——什麼光榮歷史，民族英雄之類，二位貴賓說得激昂慷慨，然而也已說過好幾次的舊話。但說到後來，賓主們畢竟也哈哈笑了一陣，這是頗與新聞記者所謂「盡歡而散」事實相

符的，我們似乎不該忽略。

不知有一位書獃子怎樣說了一句，××便大笑道：「不成問題，不成問題！兩小時克復豐台，十二小時肅清天津，三十小時克復唐山，四十八小時準到榆關，這不成問題，哈哈！」

某局長趁勢參加意見道：「×校長方才說的，兄弟一定轉達×官長，希望你們回去多做防務器具。」

這時一個茶役正擰好了一大把雪白的熱手巾，恭恭敬敬站在這位愉快的首席貴賓背後，待他笑完之後，從一大把中分出一條來遞過去。這茶役在分遞完了以後再來收拾手巾時，又聽見這位貴賓高聲說道：

「不是兄弟今天講個笑話，只怕我們把那些新式傢伙拿過來之後，弟兄們還不會用呢！哈哈！」

『哈哈！』『哈哈！』許多人都笑了。其中有的覺得這並不是笑話的，也不得不笑了，其中有的覺得這實在是笑話的，也由於另一種心情而笑了。

笑這之後，又有人提出「名單」的問題。來對於這首席貴賓很有把握似的笑道：「在

座的諸位，大概也不免在內的。」

主人們有點悚然了。同時也立刻意識到，這也許是諷示他們早些離開這古城的意識——幸而貴賓却接下去道：『那沒有什麼關係，兄弟是第一名，哈哈！他們說兄弟是××社北方的團長，哈哈！』

『可不是，我們今天全是穿白的，在座只有你先生穿的是藍的，哈哈！』某校長趁勢攪着貴賓的熟羅大褂也說了一個笑話，於是大家一起笑道，『我們一致擁護我們的團長！』可是事情漸變得真快呵！仔細算來，自從那一次豐澤園的宴席散了之後，的確確只有四十八小時，××和××，以及另外許多××，已經忙着叫副官送信給武衣庫，西四牌樓，麻花胡同……各處朱漆門內的太太小姐們，收拾細軟了。

但是這樣的演變，那天的貴賓和他們的同僚確是沒有想到的。因為從天津來的某官長的確在和短鬍子朋友周旋了好幾回，自己有耳鳴了，奸幾回之後，帶來了和平的方案。這方案給廊坊的炸彈炸碎，在去豐澤園之前我們的貴賓也還沒有知道。某官長在天津覺得主張和平的有理，回到古城覺得做民族英雄也不壞。××不贊成幹，可是他的弟兄幹了

起來。老子們要幹得，就幹罷，至於幾小時打到唐山，他可不十分清楚了。那時南京又有許多電報來，他只憤憤的說，『要幹，咱自己還不會幹嗎？』手下便也不敢再言語。後來怎麼岡南京的話，他也不大清楚。他所清楚的，是那天中午××擬好了一個談話稿子，念給他聽，他正在計算剩下來的國×費，聽得不耐煩起來道，『既然要幹，發表就發表，儘管念甚麼！』後來的事，他又不大清楚了，甚至於辨不清是炮擊還自己耳鳴。

一直到那天晚上，什麼都完了，他一面命令城裏的部隊掩護後退，一面恨恨的對××道：『老子今天認識了你，咱們瞧着罷！』於是依了××參謀的辦法，六輛小汽車，三十九輛袁良所創辦的市內公共汽車工務局的穢土車，浩浩蕩蕩向門頭溝奔去。

關於這些車內的人物，親愛的讀者，恕我在這裏省下許多××罷。但有一個名字我覺得無須乎用×來代替，而不妨留給後世的史官當作「佳話流傳」的，那便是在這古城裏頗的聲譽的坤劇界後起之秀「陸素娟」。

——吳世昌——

永定河失守前後

永定河被敵突破，影響到平漢津浦兩線軍事的進展，使我們反攻北平的計劃暫告頓挫，尤其是河北省從西到東五百餘里的戰綫整個感受搖撼，敵人對我「集中一點」「中央突破」的戰術，算是又運用了這麼一次。

記者是參與此次永定河之役的，願將耳聞目見的一切加以陳述，事情雖然已時過境遷，無可挽回，但我們對敵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永定河這局部的失敗，其教訓實在多足以提供國人之前，來者可追，殷鑒不遠。

一 苦雨之中

這次我隨軍經歷的地方是任邱、雄縣、霸縣、永清、固安、新城、容城等地，時間是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整整一月功夫。

一月中，雨水纏綿，有如江南之春，行軍，路途泥濘，水淹艱苦萬分，平日行八十里，現在只能走五十連輸呢，北方是三套驢馬的大車，平時可載重一千五百個，常時行走每日可達百里，現在則載重量須減三分之二，每日僅能至三四十里，有一次，我記得走一整夜，方走十二

里，所以這樣困難，就因為雨後地土泥鬆，車輪易陷其中。然而頭痛的事，還不止此，最招人苦惱的是各地工事不易築成，沿河因水勢滯泛，憑堤作工事，往往會發生潰決之患，如在大清河我們就因這種顧慮不敢挖掘較大的工事，說是從旁處挖土吧，又不可能，堤內地勢窪下，積下的雨水，滲進來的河水，把田畝泡腫了，在平地作工事，像雄縣、城周的外壕，動員人民近萬，工作閱月，可是屢為雨水所摧敗，說到民間所遭災患，則所有農作物像小米、棉花、玉蜀黍、豆子都澇了，自然，苦雨之中也有好處的是寇機減却活動，北方的軍民在精神上少受威脅些。

二 永定河失守原因

我們苦雨時，正當南口被寇攻擊，等到南口被佔後，這邊天色放晴了幾日，於是寇機活動，開始偵察，既而寇軍大批從廊坊下車，固安對岸他的渡河鉄舟等等都陸續運到了，欲過永定河的企圖已經顯明可見。在此時期，我扼守永定河的某部却是靜靜的，名為以逸待勞，實則是等着挨打，看看我方的布置，那種並沒有頑強抗戰的意象，真叫人疑慮，可是我們有

何辦法，九月十二那天，我曾寫信給一個朋友，我永定河的布置可以固守的樣子，河北戰線要洩氣的，而絕未想到「花拉」(註：「花拉」是潰敗的意思，為北方軍隊俗語)得如是之輕快。

永定河失守，何以如是輕易，據我個人觀察，認定第一不是這一部的兵不能打(雖然人們是譏為玻璃軍的，但事實勝於雄辯，今日的中國軍人，說到打日本沒有一人不是勇往直前的，其例可見於後)第二也不是敵人利害，其中實另有原因在。

一般的原因是受他優勢砲火的壓迫，和上空飛機的威脅，此種情形與南口失陷有相似之處，這裏試舉其事，寇軍強渡永定河時，先是隔河以大砲向我陣地轟擊，工事給毀了，士兵都抬不起頭來，若是想變換陣地有所活動的話，上交的寇機的低飛跟蹤監視轟炸，使你不能向前，向左右去實踐，什麼企圖，這時他的大砲伸長射程，留出中間距離，使我援兵不得接近，而他的步兵可受掩護渡河直至我陣地前，我殘破陣地內所存在的部隊還能有三分之二，當然能給他們以迎頭痛擊，施行白刃戰，(在這兩手相交的混戰中，寇軍的飛機大砲是失效力的)可是敵寇已經達到渡河目的，寇既渡河以後，問題就單看我們自己，有否阻止他後續部隊的能力，有否殲滅已經渡河寇軍的把握，這是固安和永清方面情況，所以

異相之點，寇軍上午攻固安，未得手，下午攻永清，就成功，其攻的手段方法都是一樣，不同的是我們是已這一方面固安部隊幹的好些，而永清方面的部隊就幹的差些了，單就他們的佈置來說，就欠周密：（一）其陣地是一線的，實力未有作縱深的配備，（二）師無預備隊之控置，（三）無增援部隊——屬於該軍系統，尚有一師，這時却只兼衛了軍部，所以戰鬥力在形式上就脆弱過甚，使寇有隙可乘。

三 抗戰的勇士們

士氣確是太可用了，在十六日那天，某部份有二連人遭寇軍二倍之衆的包圍，步騎砲還加之上空的威脅，戰鬥二小時，我軍衝出來了，惟有一少尉排長士兵九人與部隊失去連絡，他們十個人，生死同心，且戰且退，直戰至第三日，滴水未沾，猶是精神百倍奮勇抗戰，他們這種頑強性格至使寇軍驚異，於是寇機來偵察了并且用機槍掃射，他們十個人有一架輕機槍，當時架起仰放射擊，五分鐘的苦鬥，將寇機射落了，降在霸縣的樊莊鎮，事後，他們十個人安全的歸入部隊。再有我們的便衣隊也常出寇軍不意，以寡敵衆，而獲勝利，在永清縣境，

某部以四十八人便衣隊的力量，採取游擊戰爭的方式，進襲到寇軍預備隊的所在，用步槍、手榴彈爲武器，殲滅了他們百二十餘人。此外，由前綫撤退下來的隊伍，他們的形態也并不如想像中那樣狼狽，他們多是邊行邊歇息，想快些找到集結地，調整一番重返前方去，還是要打，他們抱一種怨言：

「爲什麼不出擊呢？他媽的，又像二十二年長城一樣，擺好了讓他打。」

「看啦！小日本就是那幾門砲，打了固安之後，又拖來打永清。」

「咳！咱們的指揮官怎不下命令，他打固安，咱們永清得渡河打小日本的後路啦！」

「是啦，老鄉！小日本就怕咱們抄後路，像那年在打虎山咱們當義勇軍的時候……」

「我說，什麼都不怪，先要把那作戰不力的官兵殺他媽的幾個，你再打，小日本會難打嗎？咱們老總，還有那老百姓，誰不樂意和小日本拚命呀！」

諸如此類的論調，都出於士兵之口，這顯然指出，他們的抗戰情緒，是怎樣高亢，而且言之有理。

四 「爲國家纔請你騎騾子」